

作家李民发二十年倾心力作
古典文学名著《三国演义》的补续之作
长篇历史系列小说

三国殇

吴殇

李民发

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

三国殇

吴殇

甘肃人民出版社
GAN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

李民发

著



第 1 章

滚滚东去的长江，在汇纳了湘水^①、汉水等诸多河流之后，变得更加波澜壮阔，横无际涯，浩浩荡荡地奔向大海，一路之上，犹如巨蟒产卵似的，在险要之处留下了座座城镇。东吴的故都武昌^②便是其中之一。

武昌古时称鄂，是熊渠次子红的封地^③。黄初二年（221）吴主孙权从公安迁都于此，取“以武而昌”之意，将其更名为武昌。黄龙元年（229）四月，孙权在这里正式称帝建国，与魏、蜀二国鼎足而立。

武昌原有一座老城，据说为汉代灌婴^④所筑。孙权迁都武昌后，嫌老城破旧狭小，便在老城之西另筑新城。武昌新城周长约八里，有城门五座。城墙依自然地形构筑，北面与东面主要依靠江湖之险，不设护城壕；西面与南面的城墙外均开挖出约二十丈宽、两丈深的护城壕。城内北部有子城，为武昌宫所在。武昌宫内有供

孙权大会群臣的太极殿、举行祭典与接见宾客的礼宾殿、起居之用的安乐宫。

武昌城背靠浩淼的长江，江中有一巨石盘峙江心，砥柱中流，高六七丈，周长百余步，峻峭险峻，矫如金龙，故名蟠龙矶。城西的樊山，为古楚三大名山之一，平地崛起，苍劲奇伟，林茂泉幽，石怪溪回，乃避暑游览之胜地。樊山之下，湖泊似明镜，江流如白练，湖水与江水的汇合之处，盛产肥嫩鲜美、闻名遐迩的武昌鱼，引来渔夫无数，从早至晚渔舟穿梭，鱼鹰翻飞，渔歌声声，渔火点点……

武昌西控江汉，东揽江淮，以江水为链，以城池为锁，把长江两岸的几个军事重镇串在一起，共同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，抵御着魏国的南侵与蜀国的东犯，护卫着吴国的安全，

① 湘水：即今之湘江，发源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，东北流贯湖南省东部，汇入洞庭湖。

② 武昌：城名，故址在今湖北鄂州。

③ 熊渠：西周时楚国君，其势力扩展到长江中游后，将其长子康封于句亶，次子红封于鄂，幼子执疵封于越章，奠定了楚国继续扩展的基础。

④ 灌婴：汉初大臣。他初以贩缯为业，后从刘邦起义，屡立战功，汉朝建立后封为颍阴侯。

维持着魏、蜀、吴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。

武昌作为国都，曾对吴国的巩固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，在吴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。黄龙元年九月，孙权为谋取吴国更大的发展，毅然将国都迁往建业，命上大将军^①陆逊辅佐太子孙登留守武昌。从此以后，吴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中心便由武昌移到了建业，武昌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开始衰败了。

然而，山不转水转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时隔三十六年之后，孙权的孙子孙皓，不顾陆凯及许多朝臣的劝谏，一意孤行，命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将军诸葛靓（“靓”读为“静”）留守建业，自己则带着文武百官和皇后、嫔妃、宫女、太监溯江而上，移居武昌。

大概是心理作用的缘故吧，孙皓来到武昌后，就再也没有做过那些曾让他胆战心惊的噩梦，天天睡到日上三竿。经过两三个月的休养，年轻的孙皓又迅速地恢复了精神与活力。随着气候的逐渐变暖，孙皓那颗不安分的心又像是复苏的荆棘和野草，毫无节制地疯长了起来；他那被噩梦压抑了许久的放荡行为也犹如解冻的冰河，迅速地形成了汹涌的凌汛，冲开堤坝，泛滥成灾。他晚上在安乐宫内与嫔妃、宫女寻欢作乐，白日则带着

侍卫到樊山游玩狩猎，日复一日，无休无止，完全把军国大事丢到了脑后，朝会经常被无缘无故地取消，就是那些朝廷重臣也是十天半月难得见上孙皓一面，文武百官与各州郡的奏章长时间得不到批复，不少军国大事得不到及时处理。吴国的朝廷就像是一辆没了驭手的战车，无法进行正常的行驶了，只能在荒原上漫无目的地乱闯，随时随地都有颠覆的危险……

孙皓的所作所为，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满和忧虑，尤其是陆凯等几位老臣更是忧心如焚，寝食难安。他们实在不愿看着孙皓步刘禅的后尘，肆无忌惮地胡闹下去，更不愿看着吴国就此衰败下去，重蹈蜀国的覆辙。他们曾相继上表，劝谏孙皓停止游乐，专心朝政。然而，他们的劝谏表呈送上去之后，好似泥牛入海，见不到任何反应。孙皓仍旧是我行我素，游乐不止，毫无收敛和改变。

这一日，陆凯又写了一份劝谏表，正欲送往宫中，忽闻散骑中常侍王蕃来访。他不由得眼前一亮，连忙出门迎接。

王蕃字永元，他不仅博览多闻，通晓经典，深谙军事，精通天文历法，而且刚正不阿，嫉恶如仇，同僚

^① 上大将军：官名，第一品，位在三公之上。

们对他颇有好评，陆凯对他也颇为赞赏。

陆凯十分热情地把王蕃接进书房，献茶已毕，就高兴地说：“永元来得正当其时，我欲求永元助我一臂之力。”

王蕃呷了口茶水，谦恭地说：“镇西大将军若有事需蕃效力，蕃定不遗余力。”

陆凯把刚刚写好的劝谏表递给王蕃，殷切地说：“请永元将此表转呈圣上！”

王蕃没有去接陆凯的劝谏表，而是面露难色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请镇西大将军原谅，此事蕃实在无能为力。”

“无能为力？”陆凯有些奇怪地打量着王蕃，疑惑地说，“永元乃散骑中常侍，终日侍奉在圣上身边，转呈此表应易如反掌，为何却说无能为力？莫非……”

“请镇西大将军莫要多心。非蕃不肯为镇西大将军效力，而是……”王蕃长叹了一口气，悲哀地说，“镇西大将军有所不知，蕃近来也很难见到圣上。”

陆凯不由得一怔，惊诧地问：“永元乃天子近臣，为何却很难见到圣上？”

“一言难尽哪！”王蕃叹息了一声，郁闷地说，“蕃虽为散骑中常侍，

理应侍奉在圣上身边。然而，由于蕃不善察言观色，不会阿顺圣意，时常犯颜直谏，故屡遭圣上叱责。再者，自迁都武昌以来，蕃屡屡与万彧之见相左，经常争得面红耳赤，不欢而散。而圣上又与万彧有患难之交，对其言听计从。故而，圣上便对蕃日见疏远，近来更是不愿见蕃。蕃自知难遂圣意，又不愿与万彧同流合污，只好闭门读书，以消磨时光……”

陆凯此时方恍然大悟，痛惜地说：“小人得志，君子遭难，古今皆然。既然如此，我岂能强人所难。此表我会另想办法，转呈圣上。”

“只怕镇西大将军一片苦心难为圣上所知。”王蕃痛心地说，“自迁都武昌以来，圣上便很少亲览奏章。所有奏章皆由万彧、岑昏处置，或弃之如同废物，或束之不呈圣上。”

“原来如此——”陆凯蹙起眉头，沉闷地说，“身为君主，不亲览奏章，何以得知天下之事；不知天下之事，何以治国安邦。长此下去，如何是好！”

“镇西大将军所虑极是。蕃亦为此事而忧心如焚。”王蕃愁眉不展地说，“蜀国覆灭，魏国衰亡，三分天下司马氏已有其二，我国已处于晋国包围之中。司马昭生前就欲藉灭蜀之势，东西夹攻，水陆并进，吞并我国，一统天下。只因钟会之乱，使司

马昭未能如愿便一命呜呼。今司马炎继承其父之遗志，完成了以晋代魏之大业。司马炎登上帝位后，雄心勃勃，其灭我之心已昭然若揭。以蕃度之，少则三四年，多则五六年，司马炎便要大动干戈，东进南下，对我国进行围攻。我国与晋国相比，明显处于劣势，难以与晋国相抗衡。蕃以为，圣上若要保全大皇帝创下之基业，就必须借晋国新立、无法大兴师旅之机，励精图治，增强国力，改变劣势。惟有如此，方可与晋国划江而治，分庭抗礼。否则，不久之将来，国家将会凶多吉少。然而，圣上却身处悬崖而不知其危，面临深渊而未觉其险，实在令人担忧。”

“永元之见，与我不谋而合。故而我才上表劝谏陛下要居安思危，以防不测。可……”陆凯长叹一声，万般无奈地说，“身为臣子，我又能如之奈何？”

王蕃眼巴巴地瞧着陆凯，殷切地说：“蕃人微言轻，圣上可对蕃之劝谏置若罔闻。而镇西大将军乃四朝老臣，德高望重，又与镇军大将军为同族兄弟，掌管着全国半数以上兵马，支撑着国家半壁江山。虽镇西大将军与镇军大将军皆为圣上之臣，但若论姻亲，却是圣上之长辈。蕃以为，如若二位大将军去见圣上，进行面谏，或许可以使圣上有所醒悟。请镇西大

将军以国家社稷为重，以黎民百姓为重，挺身而出，挽救国灾民难！”

一贯以敢于犯颜直谏而闻名朝野的陆凯，听了王蕃的劝说，不由得大为激动，猛地一拍几案，坚决地说：“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何况我等公卿上将乎？为了国家安全，为了百姓安宁，我甘愿抛舍官爵，再次冒险向圣上进行面谏。我深信，幼节贤弟也绝不会袖手旁观，坐视不管，定愿与我一起去面见圣上！我明日就遣人去幼节贤弟处，请其速速回京。”

“如此甚好！”王蕃激动地站起身来，毅然决然地说，“待镇军大将军回京以后，蕃即使拼上这条性命，也要尽快让二位大将军见到圣上！”

当日下午，已有近一个月未曾会见群臣的孙皓，突然命文武百官前往礼宾殿聚会。那些正苦于无法见到孙皓的朝臣，每人手上都积攒下不少需待孙皓批准后方可实施的公务，接到孙皓之命后，纷纷提前来到礼宾殿。他们都希望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，把亟待处理的事情向孙皓奏明。可是，当他们来到礼宾殿后，却奇怪地发现太监们正忙着摆设宴席，大殿的两侧摆放着许多坛御用美酒，排排几案上陈列着丰盛的美味佳肴……

非年非节，又无重大的庆典活

动，孙皓为何却要大宴群臣？朝臣们大为疑惑，互相打探着消息，想早点搞清楚孙皓此举的真正目的，以便及早地采取相应的对策，免得惹起孙皓的不高兴。他们交头接耳地嘀咕了一阵儿，又都不明不白地摇起头，满腹狐疑地等待着孙皓的到来。

将近申时，睡过了午觉养足了精神的孙皓，在万彧等人的簇拥下，大摇大摆地来到了礼宾殿。

群臣拜见过孙皓之后，各就各位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皓的训示。

孙皓扫视了一下低头不语的群臣，举起一只斟满酒的金樽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五官中郎将^①丁忠出使晋国返回，朕要为其接风洗尘，故而今日大宴群臣。请诸位爱卿开怀痛饮。”说罢，将手中的那樽酒一饮而尽。

群臣的心这才安定下来，纷纷举杯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谢陛下赐酒！祝陛下圣体康健，愿国家繁荣昌盛！”

孙皓嗜酒如命，且酒量也大得惊人。他频频举樽，樽樽喝个底朝天。这下可害苦了那些不胜酒力的朝臣：不陪着孙皓喝吧，害怕扫了孙皓的兴，遭到这个喜怒无常的君主的叱责，在同僚面前大丢脸面；陪着孙皓喝下去吧，又怕酒醉失态，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事，说出什么不合适的话，惹恼了这个性情乖戾的君主，招来灾祸。

就在许多朝臣左右为难之际，万彧又高声宣布：“陛下圣谕：今日大宴群臣，诸位要一醉方休，不得借故不饮，不得请人代饮，更不得提前退席，违者重罚！”

朝臣闻听此言，都不由得暗暗叫苦。为了避免遭到孙皓的重罚，一个个只好硬着头皮喝下去。十来杯酒下肚后，有的朝臣已经有点过量，显露出醉意。尤其是平时很少饮酒、没有多少酒量的王蕃，更是苦不堪言，只觉得腹内翻滚，口干舌燥，脸如火烧。他强压住一股已经快要涌到喉咙眼的热流，哀求着孙皓：“陛下，臣实在不胜酒力，无法再饮，请陛下开恩！”

王蕃自担任散骑中常侍以来，经常违背孙皓的心意，直言相谏，惹得孙皓很不高兴。再加上万彧等人为排除异己，经常暗中向孙皓进谗言，诋毁诽谤王蕃，致使孙皓对王蕃更为厌恶。如今，孙皓见王蕃竟敢带头违抗他的命令，公然藐视他的权威，不禁大为恼火，气呼呼地说：“王蕃违抗朕命，罚酒十杯，以示惩戒！”

孙皓的话音刚落，万彧就连忙走到王蕃面前，狐假虎威地说：“陛下

^① 五官中郎将：五官中郎，官名，供事于禁中，为皇帝近臣，常侍左右，拾遗补阙；五官中郎将为五官中郎之首。

圣谕：罚酒十杯！王常侍，请吧！”

王蕃不敢违抗孙皓的命令，更不肯在万彘面前示弱，就气恼地瞪了万彘一眼，赌气端起了酒杯，一连喝了十杯。

十杯酒落肚，王蕃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头昏脑涨，醉倒在了礼宾殿内。

孙皓见王蕃醉伏在地，不仅没有产生丝毫怜悯之心，反而更为气恼，怒冲冲地说：“速将王蕃拖出殿外醒酒！”

喝醉的王蕃被太监拖出了礼宾殿，留在殿内的朝臣一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，面面相觑。一些已经醺醺然的朝臣，醉意也被吓飞了大半。

孙皓又扫视了一下群臣，举起金樽，严厉地说：“有再敢借故不饮者，严惩不贷！”

有王蕃这么个前车之鉴在那里摆着，群臣谁还再敢引火烧身，只得咬紧牙关陪着孙皓继续喝下去。一些实在无法再饮的朝臣，只好在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把酒偷偷地倒进自己的脖领里或袖筒里……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王蕃从沉醉中清醒了过来，想起了不久前在礼宾殿中曾发生过的一切。他后悔不该灯蛾扑火，自找倒霉，更不肯在同僚面前大丢颜面。尽管此时他的醉意并未完全消失，仍感到头疼眼花，四肢发软，但他还是强打起精神，尽量保持

着正常的神情与状态，缓慢地走回到礼宾殿，企图以此来挽回酒醉后所造成的不良影响，找回已经丢失的人格与尊严。

当王蕃重新出现在礼宾殿内时，已有了五六分酒意的孙皓不由得勃然大怒，猛地一拍御案，厉声喝问道：“大胆王蕃，汝知罪否？”

王蕃大吃一惊，急忙跪伏在地，诚恳地说：“臣方才酒醉失态，有扫陛下之雅兴。请陛下恕罪！”

王蕃的回答不仅没能让孙皓息怒，反而更加激怒了孙皓。他又拍了一下御案，恼怒地说：“汝故意装醉，戏弄于朕。此欺君之罪，岂可饶恕！”

王蕃以额触地，半解释半分辩地说：“臣方才确实难胜酒力，醉而失态，绝无故意装醉、戏弄陛下之意。”

“汝还敢强词夺理，欺骗于朕！”孙皓怒视着王蕃，咄咄逼人地说，“汝若是真醉，如何能在短时之内便清醒如初？这岂不是故意装醉，有意戏弄于朕！”

碰上了这么一个不通人情人性的昏君，王蕃真是有苦难言，有口难辩。他还能再说什么呢？只能自认倒霉，听天由命了。

孙皓见王蕃已经无言以对了，更加认定王蕃刚才是故意装醉，存心戏弄他，是在向他的权威进行挑战。此人如不严惩，将来群臣谁还会把他的

话当成绝对不可违抗的金口玉言？若群臣都仿效王蕃，经常对他说三道四，他天子的权威何在？他必须要来个杀鸡给猴看，用王蕃的人头来震慑群臣，使他们再也不敢乱说乱动！于是，孙皓就恶狠狠地宣布：“王蕃违背君臣之大纲，故意戏弄于朕，犯有欺君之罪。速将王蕃推出殿外斩首，以正国法朝纲！”

“啊！”群臣都不禁大惊失色。历朝历代，哪有如此荒唐的君主，哪有如此残暴的君主？在这样的君主下面为臣，该是何等危险！他们都不寒而栗，浑身上下直往外冒冷汗，连血液都似乎要被冻住了，快要流不动了。他们一个个惊恐地睁大眼睛，不知所措地互相张望着，仿佛一群被关在圈里的羔羊，心惊胆战地面对着圈门口的猛虎，随时都会大难临头，遭到杀身之祸！

群臣之中，只有上午刚刚与王蕃谈过话的陆凯，显得比较冷静镇定。他明白孙皓要杀王蕃的真正原因，更意识到了这种事情的严重性：孙皓要杀的不仅仅是一个王蕃，而是要借王蕃的头来杀一儆百，堵塞住所有敢于犯颜直谏的朝臣的嘴巴；如果任由孙皓这样胡闹下去，将来肯定还会做出更加荒唐的事情，甚至会使国家毁于一旦！他绝不能任凭孙皓这样肆无忌惮地屠戮忠贤之臣，更不能眼看着孙

皓在自掘坟墓而无动于衷；他必须要尽力去搭救王蕃，极力去阻止孙皓的为所欲为……他整整衣冠，朝着孙皓高声说道：“陛下息怒，臣有事要奏明陛下！”

孙皓把目光转移到陆凯的身上，一脸不高兴地盯着陆凯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镇西大将军莫非要为王蕃求情乎？”

“然也。”陆凯抬起头来，与孙皓对视了一下，直言不讳地回答。

在吴国的文武百官之中，敢于与孙皓对视的仅有陆凯一人。当初，孙皓刚登上帝位时，最讨厌大臣看他。所以，满朝文武皆不敢违背孙皓之意，上朝或奏事时都是低头垂眉，不敢瞧孙皓一眼。惟有陆凯对此事不以为然，并据理力争：“自古以来，君臣之间无有互不相识之理。如若君臣相见而不相识，万一发生意外之事，群臣就不知该奔向何处。”为此，孙皓只好破例允许陆凯可以看他。

或许是陆凯那犀利的目光起了作用，孙皓没有粗暴地打断他的话，而是皱着眉头让他说了下去。

陆凯用火辣辣的目光打量着孙皓，严肃地说：“王蕃博古通今，满腹经纶，上晓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忠诚可信，高风亮节，为官清正廉明，为人正直耿介，常进献良言善策，乃非凡杰出之人。似这等不可多得之良

才，只可加以重用，岂能轻易杀之。请陛下慎思！”

孙皓不满地白了陆凯一眼，不悦地说：“王蕃恃才傲物，一向对朕大为不恭。朕念其有才，未加治罪。没料到其竟然得寸进尺，今日竟敢当众戏弄起朕来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似这等欺君罔上之人，若不严惩，国法何在？朝纲何在？”

“陛下莫要轻信奸佞小人之谗言，以白为黑，以忠为奸。”陆凯又与孙皓对视了一下，毫无畏惧地说，“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自古皆然。王蕃身为常侍，尽心尽责，常常敢于犯颜直谏，此乃忧国忧民、忠于陛下之举，而绝非对陛下不恭。即使其言语有不当之处，冒犯了陛下，亦不过是白璧之微瑕而已。陛下应赏其全璧，而不应只见其微瑕，更不应因璧有微瑕而毁之。至于今日之事，臣以为王蕃实属酒醉失态，绝无故意戏弄陛下之意。臣与王蕃同朝共事多年，深知其无甚酒量，平时很少饮酒，偶尔饮之也以五杯为限。请陛下明辨是非！”

陆凯的话引起了不少朝臣的共鸣，以敬佩的目光瞅着陆凯。丁奉则出面助陆凯一臂之力：“陛下，镇西大将军言之有理。王蕃乃忠贤诚信之人，国家栋梁之材，若其有冒犯陛下之处，陛下责之亦可，罚之亦可，但万万不可杀之。”

丁奉的话音刚落，滕皇后的父亲、卫将军滕牧又出面劝谏孙皓：“陛下，当今天下，蜀、魏新亡，晋国崛起，三足鼎立之势已不复存在，我国面临着强敌之威胁，急需大批忠臣良将治国领兵，以抵御晋国之南犯东侵。似王蕃这等出可统兵征战，入可辅佐朝政之良才，求之尚不可多得，岂能得而杀之！臣以为，王蕃既有冒犯陛下之处，不宜再侍奉陛下左右，可将其贬往外地为官，让其戴罪立功。臣愿以官爵为王蕃担保。请陛下三思！”

连孙皓的岳丈都出面为王蕃求情了，那些本想为王蕃求情但又顾虑重重的朝臣也就消除了顾虑，纷纷附和着滕牧：“卫将军所言甚是，臣愿以官爵为王蕃担保。”

一下子有这么多朝臣为王蕃求情，并愿以自己的官爵为王蕃担保，这确实大大出乎孙皓的意料。他本想给这些朝臣、尤其是给岳丈个面子，来个顺水推舟，把王蕃贬往交州了事。但转念一想，又改变了主意：他身为至高无上的天子，难道连一个小小的王蕃都杀不了吗？他身为一言九鼎的君主，难道还要受制于朝臣吗？杀不杀王蕃事小，可皇帝的权威事大。若是此例一开，将来他的话还有谁听？不行，此例断不可开，此风断不可长，他说出的话断不可收回，他

的行为也断不可被朝臣所左右！他必须要杀掉王蕃，以树立他的权威，看今后谁还敢对他再横加干涉！随着这种想法的逐渐坚定，孙皓脸上的杀气也越聚越多，越积越厚，最后终于不可遏制地爆发了。他再次用力地拍了下御案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王蕃毁我国法，坏我朝纲。不杀王蕃，君将不君，国将不国！速将王蕃推出殿外斩首！有敢再为王蕃求情者，一律同罪！”

孙皓的独裁专横、刚愎自用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，朝臣都被他这种暴戾与残忍惊呆了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而何定对此似乎早有准备，孙皓的话音还在大殿内萦绕，他便带着四名护殿武士扑向王蕃，迅速地将其推出大殿。当朝臣从震惊中清醒过来时，王蕃已经人头落地了……

孙皓虽然借故杀掉了王蕃，并以此向群臣显示了他的绝对权威，但是他饮酒的兴致却因此而全没了，头脑也比刚才清醒了许多。他从群臣的脸色和神情中，觉察出大家对他的疑惑、不满、甚至是气愤。为了向群臣表示他并不是一个只知饮酒、杀人的酒鬼、暴君，而是一个心系国事朝政并能听取群臣意见的君主，就欲盖弥彰地说：“朕今日大宴群臣，一则欲

慰劳一下终日为国操劳之诸位爱卿，二则是有件军国大事需与诸位爱卿相商。只因王蕃兴风作浪，戏弄于朕，朕才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将其斩首，以正国法朝纲。请诸位爱卿能够体谅朕之苦衷！”

孙皓这番拙劣的表白，岂能消除王蕃的死在群臣心中所留下的浓厚阴影！他们一个个神情严肃，低头不语。只有因清除掉自己的政敌而幸灾乐祸的万彧，显得与众不同，邀宠献媚地说：“王蕃之死，乃咎由自取。陛下怒斩王蕃，实是迫于无奈。请陛下莫要因此而自责！”

万彧的阿谀奉承之语，使孙皓找到了下台的台阶。他向万彧投去赞赏的一瞥，又不自然地说：“丁忠出使晋国，带回司马炎致朕之亲笔书信一封。司马炎信中语焉不详，颇为费解。朕欲请诸位爱卿帮朕破解其意。”

大殿内仍旧鸦雀无声，朝臣依然无动于衷，默默不语。

孙皓显得有点尴尬，无奈地说：“万爱卿，速将司马炎致朕之书信公之于众。”

“遵命！”万彧手捧着司马炎的亲笔书信，高声朗读起来：

……自汉末以来八十余载，华夏动荡，刀兵四起，列强纷争，连年征战，致使天下四分五

裂，黎民遭受涂炭。朕之皇考，顺天应时，为民请命，挥师伐蜀，势如破竹，役未经年，全军独克。于是时也，猛将谋夫、朝臣庶士，咸以就既征之师，藉吞敌之势，回旗东指，以临吴境。舟师泛江，顺流而下；陆军南辕，取径四郡；中军整旅，直向荆扬；三军云会，共赴建业。如此则江左必平，南夏顺轨。然朕之皇考深惟伐蜀之举，虽有靖难之功，亦悼蜀民独罹其害，战于绵竹者，皆受斩戮，伏尸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于前，犹追恨不忍，况重之于后乎？是故旋师按甲，思与南邦共全百姓之命……朕奉天应命，受禅于魏，立国为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国富兵强，已非昔日可比。圣人称：有君臣后有上下礼义，是故大必制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后上下安服，群生获所。夫料力忖势，度资量险，远考古昔废兴之理，近鉴西蜀安危之效，隆德保祚，去危即顺，屈己以宁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；履危偷安，隕德覆祚，而不称于后世者，非智者之所居也。朕为天下之民计，愿与邻邦结欢弭兵，共为一家，岂不泰哉！若不获命，则普天率土，期于大同，虽重干戈，固不得已

也……

万彧宣读完司马炎的书信，孙皓便说：“司马炎之语，前矛后盾，刚柔参半。诸位爱卿以为其信之本意何在，是炫耀武力还是胆怯心虚？”

群臣似乎对孙皓的发问听若无闻，依旧不言不语，不应不答，大殿内重又归于宁静。

万彧瞟了瞟那些犹如木像石雕般的文武百官，颇为得意地说：“臣以为，司马炎是色厉内荏，外强中空；其书信是名为威胁，实为求和。”

孙皓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万彧提高了声调，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司马懿、司马师父子结党营私，欺君篡权，将魏帝视同小儿，玩弄于股掌之上，其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。魏国朝野臣民，对司马氏倒行逆施无不恨之入骨，多次奋起反抗，虽未能成其事，但却大挫司马氏之权势，使其不敢贸然取代曹魏。司马昭比其父兄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不仅弑君欺君，擅行废立之事，而且不顾军民之死活，大举伐蜀，虽灭了蜀国，但却损兵折将，无力再战。司马炎更是甚于其祖其父，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以势相逼，取曹奂而代之，名为禅让，实为篡位。司马炎鸠占鹊巢之后，举国上下无不愤恨，民心涣散，

军无斗志，如同一盘散沙。值此立足未稳之际，司马炎惟恐我国讨伐之，故而只好向陛下求和，以求得喘息之机……有鉴于此，臣以为，陛下应趁晋国动荡不安、人心思魏之机，借讨伐逆贼、复位曹魏之名，挥师北进，一举夺取汉、淮以南之地，以扩大我国之疆域。”

经过万彧这一番煽动，孙皓竟信以为真，转而询问丁忠：“丁爱卿，汝此次出使晋国，有何见闻？”

丁忠应声答道：“臣此次出使晋国，所到之处，见晋国军备松弛，守战之具均形同虚设。臣以为，值此晋军混乱不堪之际，汉、淮以南诸城可袭而取之。”

孙皓与万彧、丁忠相互附和，使陆凯大为恼火。方才，孙皓置群臣的苦苦劝谏于不顾，蛮横无理地杀害了王蕃，曾让陆凯大为伤心、寒心，本打算以沉默不语来表示自己的不满与气愤。可是，当他听了万彧与丁忠的荒唐之语后，一种对国家安危的责任感陡然而生，压倒了自己的不满与气愤的情绪。他不能听任万彧用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去蒙蔽迷惑孙皓，更不能眼看着孙皓要把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而坐视不管，不能以感情来代替理智，更不能拿国家的存亡去赌气。他必须当场揭穿万彧和丁忠的胡言乱语，竭尽全力把国家从悬崖绝壁边拖

回到安全地带。为此目的，他不怕再次惹恼孙皓，甚至不怕重蹈王蕃的覆辙。惟有如此，他才能够问心无愧，才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，死后才有颜面去见大皇帝孙权与族叔陆逊……

正是出于这种原因，迫使陆凯改变了主意，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万彧与丁忠休要信口雌黄，将我国我军置于危险之境地；陛下休要听信万彧与丁忠之胡言乱语，铸成无可挽回之大错！”

陆凯异常尖锐的话语，使在场的文臣武将均大吃一惊，都用惊讶的目光瞧着冷峻得像一尊青铜雕像似的陆凯，心中暗暗地为他捏着把汗。而被陆凯指名道姓予以严斥的万彧与丁忠则气得脸紫脖粗，用愤恨的目光怒视着陆凯，暗中思考着如何进行回击。

奇怪的是，孙皓倒是一反常态，不仅没有大发雷霆，反而微微一笑，温和地说：“陆爱卿有何高见，细细道来。”

陆凯瞅了眼孙皓，开诚布公地说：“臣以为，司马炎来信之本意，绝非屈尊向陛下求和，而是向我国发出了严厉警告。陛下切不可因此而轻视晋国，更不能轻率发兵去偷袭晋国之地。曹魏自篡汉以来，便四处用兵，将士疲于征战，百姓苦于租赋；再加之吏治腐败，宗室侈靡，国家及民众不堪重负。曹睿在位时，尚可勉

强支撑；至三少帝即位时，曹魏已是日薄西山，摇摇欲坠。司马懿父子虽暗怀虎狼之心、篡逆之意，但其却能看出曹魏之弊端，认清治国之根本，罢兵息战，垦荒屯田，轻徭薄赋，休养民众，致使数年之内便民心归顺，国力厚积，粮草充足，兵强马壮。正因为如此，淮南三叛才难撼其权势，数次废立而不动其根基，清除异己而国民不动声色，西征巴蜀将士凯旋而归……自古以来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司马炎以晋代魏，并非鸠占鹊巢，而是势所必然，瓜熟蒂落！如今之晋国，并魏、蜀之土，合两国之兵，其疆域、丁口、国力、兵将皆数倍于我国，强弱之势悬殊，若其发全国之兵，倾巢而出，大举南侵东犯，我国恐难以与之抗衡。古人云：兵者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司马炎来信请和，欲息兵役，绝非惧怕我国趁其立国之初而攻击之，而是欲借改朝换代之机，休养国民，稳固国基。我国岂能心存侥幸，火中取栗，以致引火烧身！以臣之见，陛下亦应审时度势，居安思危，一面应允司马炎之请，与晋国议和，休兵息战，互不相犯，一面卧薪尝胆，富国强兵，以待来时。请陛下三思！”

刚才，当万彧与丁忠遭到陆凯的痛斥后，曾气愤难忍，准备狠狠地反击一下陆凯，以泄胸中之愤。然而，

不知是他俩被陆凯咄咄逼人的气势镇住了，还是让陆凯高屋建瓴的谈吐给吓退了，或许是他俩自觉资历、威望和声誉都无法与陆凯相比，争论下去占不到什么便宜。所以，他俩只是无奈地白了陆凯一眼，低下头去想自己的心事。

倒是一贯与陆凯不和、总爱与陆凯闹别扭的车骑将军刘纂，仗着自己是孙权的女婿、孙皓的姑丈，倚老卖老地反驳着陆凯：“自古以来，强无常强，弱无常弱，强弱变换，此消彼长。只要窥视到敌方之破绽，以己之长，击敌之短，便可以弱胜强，由弱变强。当年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乃其实例也。镇西大将军何必畏敌如虎，长敌之志气，灭我之威风，错失此由弱变强之良机。以我之见，晋国此时犹如大病未愈之人，身体虚弱，四肢瘫软，只有招架之功，没有还手之力。我国何不趁其病体虚弱之机，全力出击，斩其手，断其足，使其成为残疾之人，永不可康复，以消除其对我国之威胁。若是坐失此不可多得之良机，让其得以休养生息，待其病体痊愈之后，必将祸患无穷，危及我国之安全……”

刘纂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气坏了老将军丁奉。他狠狠地瞪着刘纂，大声地驳斥道：“当年赤壁之战与夷陵之战时，与今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时我

国是大兵压境，请和不能，国家面临着倾覆之危，只好孤注一掷，拼死一搏，绝处求生，实乃迫不得已而为之。而今我国岂可以弱小之军去攻击强大之师，迫使晋国对我用兵！我敢断言：如若我军出兵攻晋，必将遭到晋军之猛烈反击，不仅难得晋国尺寸之地、弹丸之城，反而会白白丢失江北之大片国土，甚至还可能使国家遭受灭顶之灾！”

陆凯与丁奉之言，深合大多数朝臣之意。尽管他们仍因王蕃被杀而噤若寒蝉，但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存亡与

他们身家性命的大是大非面前，还是不敢掉以轻心、敷衍了事。于是，他们便纷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：“镇西大将军与右大司马言之有理，请陛下慎思！”

虽然好大喜功、狂妄自大的孙皓心里欲出兵去袭击晋国汉、淮以南诸城，但面对着陆凯、丁奉与众多朝臣的反对，他又犹豫了：大军一发，胜负难料，弄不好就会危及他的帝位……于是，他只好模棱两可地说：“此事干系重大，朕需三思而行。散席——”

第 2 章

入夏以后，武昌城中变得又闷又热。已经玩野了的孙皓，就更不愿意在武昌宫中忍受酷热的煎熬了，便带着嫔妃、宫女搬到了樊山上的避暑宫中居住。

樊山之上古树遮天，茂竹蔽日，泉水淙淙，溪流潺潺，自古以来就是绝佳的避暑之地。大皇帝孙权居住武昌时，曾在山上的林泉深幽之处，修建了一座避暑宫，并在每年的三伏季节去避暑宫中住上十天半月，至今在山上仍留有试剑石、洗剑池等遗迹。

孙皓迁都武昌以后，万彧为邀宠求荣，便投其所好，刚一开春就派遣大批工匠上山去修缮避暑宫，待到天热的时候，这座已经废弃了多年、破败不堪的避暑宫又焕然一新，重现出昔日的风貌。

孙皓搬进避暑宫之后，觉得身爽气畅，心旷神怡，不由得对万彧大加赞赏，并破例允许万彧带上妻妾上山

居住，与他共享清凉。

孙皓自搬进了凉爽宜人的樊山避暑宫后，一连两个多月足不出山。这下可害苦了那些仍旧住在武昌城内的文武百官，他们不仅要没日没夜地忍受着闷热的折磨，而且还要经常顶着烈日，冒着酷暑，上山去向孙皓奏事，每趟下来，都热得头晕眼花，如同受了一次大刑。尤其是那些年事已高、体弱多病的大臣，更是不堪忍受，经常有人因中暑而昏倒在往返樊山的路途之上，每次上山，都面临着一次生死的考验。还有那些专门往山上运送生活用品的民夫，为满足山上数百人的需要，每日要背负着沉重的物品，数次往返于武昌与樊山之间，稍有迟缓，便要遭到押运官军的鞭打棒敲，其痛苦的程度可想而知。一个夏季还没有完，就有数十人惨死在酷热与鞭棒之下。

尽管万彧与那些文武百官相比，已经算是够幸运的了，应该心满意足了，但是，自从上山以后，他却一直心事重重，郁郁寡欢。孙皓当上皇帝已有两年了，濮阳兴也死去一年多了，丞相的位子一直空着，然而孙皓似乎忘记了在乌程时曾多次对万彧许下的诺言，从来不提让万彧做丞相的事。天上的月亮已经圆了二十多次，可万彧的丞相梦却一直未圆。为此，万彧曾多次委婉地向孙皓提起过此

事，而孙皓不是装聋作哑，便是借题岔开。是孙皓真的忘记了自己的许诺，还是孙皓另有打算？这是上山以来始终困扰着万彧的一个难题，也是让他无法高兴起来的原因。他实在有些等得不耐烦了，也不愿再傻等下去了。他要想方设法去圆他的丞相梦！

这一天，万彧借口要去巡视一下武昌宫，离开了樊山避暑宫，进城去找岑昏、何定商议对策。他刚一走进何定的客厅，就见何定与岑昏正在叽叽咕咕地议论着什么。

何定见万彧不请自来，忙笑眯眯地说：“我二人正欲上山去见常侍，不料常侍倒先下山来了。”

万彧打量着何定，有点奇怪地问：“有何紧要之事？”

何定指了指客厅中一个锈迹斑斑的古鼎说：“民夫在清理宫中液池之淤泥时，挖出一只古鼎，故而要上山报知常侍。”

万彧走到那古鼎前，仔仔细细地观看着。他虽是行伍出身，没有读过多少经史典籍，对古鼎的来历知之不多，但他却经常接触到一些与鼎有关的词语，知道“鼎府”是指丞相府，“鼎席”是指丞相之位，“鼎位”是指丞相……今日，正当他为圆不了自己的丞相梦而焦躁不安时，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古鼎，这不能不令他思绪万千。这个隐没了不知多少年的古鼎重

现于世，究竟预示着什么？他瞧了瞧站在一旁沉默不语的岑昏，低声地问：“岑尚书精通典籍，可知此乃何兆？”

“此乃吉祥之兆也。”岑昏矜持地一笑，有些炫耀学问地回答，“《左传》中有载：‘昔夏之方有德也，远方图物，贡金九牧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为之备，使民知神奸。’相传，周显王时，九鼎没于泗水之渊；秦始皇曾使数千人没水而求，终不可得；刘汉昌隆之世，鼎曾复现于世，后因国运衰微，鼎又隐伏不见……故而，鼎乃传国之重器，国运昌则鼎出，国运衰则鼎伏。今此鼎隐伏数百年后复出，岂非吉祥之兆！”

“此乃吉祥之兆……”万彧若有所思地自语着，脑海中又浮现出“鼎席”、“鼎位”、“鼎府”等词语，重新勾起了他做丞相的强烈欲望。他要利用这只古鼎大做文章，以敦促孙皓尽快兑现在乌程时许下的诺言。

就在万彧苦苦思索着如何利用这只古鼎去圆自己的丞相梦时，岑昏笑吟吟地问：“常侍为何久思不语，莫非在思虑着入主鼎府之后如何大展鸿图？”

万彧收住纷乱的思绪，试探着反问：“岑尚书何出此言？”

岑昏款款一笑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鼎者，乃取新成变者也。自从濮阳